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百岁衣

BAI SUI YI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小叢書

百歲衣

本社編

少年兒童出版社

715.11
864
3938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藏

資本家的鬼花样	已出版
地主发家的秘密	已出版
碑	已出版
半个銅板	已出版
童工血泪仇	已出版
催命鈴	已出版
黑暗的旧碼頭	已出版
盐工苦	已出版
矿工恨	已出版
百岁衣	已出版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百 岁 衣

本社編

龔韵文 装帧

书号:社0091(中、高) 开本787×1092毫米1/36 印张14/9 字数20,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001—200,000

統一书号:R10024·3184 定价:(4)0.10元

告小讀者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這套小叢書，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

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十六年前，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都還沒有出生，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無所知。在舊社會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農民、工人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他們雇用工人勞動，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使自己變成大富翁，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不如牛馬的生活。同時，舊社會的反動政權，又代表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記掉。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

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向他们进行斗争；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

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前面，都附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物证。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

收集在《百岁衣》里的六个故事，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在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下，我们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遭遇。同时，也写到了他们的反抗和斗争。

編 者 一九六五年

目 录

告小讀者

螞蚱籠的故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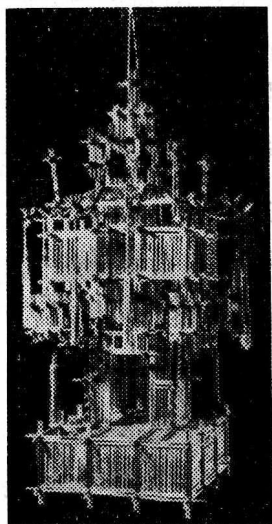
百歲衣 6

兩塊光洋 12

斷頭山下血淚仇 19

木鞋 31

長工殺惡霸 39



蚂蚱籠的故事

旧社会里，地主恶霸横行不法，到处祸害人民。請看照片，农民孙景云因为有了这个蚂蚱籠，被地主看中了，結果呢，带来了一场灾难。

解放前，在陝西咸陽白良村一帶，只要提到王倬〔zhuō〕，誰都知道是個大壞蛋，沒人不痛恨。他和所有地主一樣，想盡各種手段剝削我們勞動人民。他也任意迫害我們勞動人民。螞蚱籠的故事，只僅僅是王倬數不清的罪惡活動中的一件。

一九二九年，陝西省發生了大旱災。解放前，一遇上災，最苦的是勞動人民，地主惡霸乘機加緊了殘酷的剝削。地主王倬，經常親自下鄉催租收糧，壓榨老百姓。有一回，王倬下鄉催租回來，路過農民孫景雲家，一眼看上了挂在他家的螞蚱籠子。王倬走上前去看了好一陣，心里著實喜歡。他想孫景雲一定會怕自己威勢，會主動提出來送給自己，可孫景雲卻是一點反響沒有。王倬想帶著走，一時找不



到借口，只好悶悶不樂走了。

过了一天，王倬派狗腿子找到孙景云，叫他帶着螞蚱籠到王家去。王倬看到螞蚱籠，喜欢得放不下手，他皮笑肉不笑地說：“景云，把你的螞蚱籠卖給我吧！”景云不愿意，可知道惹不起他，只好說：“你喜欢就拿去吧！”王倬假意要付錢，孙景云想：我这东西也不是偷来的。于是就把籠子錢按原价收了。誰知道，也就因为收了这錢，惹出一场祸来了。原来，王倬才不肯真心出錢来买呢！他只是想再試探孙景云是不是实意給他。他见孙景云真的收了他的錢，就恨在心头了。

第二天，地主又让狗腿子把孙景云叫去，露出了一副凶相說：“景云，咱把以前的賬清一清吧！”景云想不出有什么賬，王倬却把眼珠一瞪說：“还有七角！你想賴嗎？”

这又是怎么回子事呢？原来有年孙景云为了糊口，去王倬家借过些麦子做饅卖。还債的时候，連本带利算下来，有笔尾数柜上給抹掉了。这回为了找把柄借口，給王倬挖空心思翻賬本找到了，王倬就利

用它来陷害孙景云。当下，孙景云回答說：“欠債还錢，是少給的，我們不賴！”王倬咬咬牙說：“你还？只要你还得清，就还吧！”說着就让狗腿子拿算盘一拨，結果竟算成了八十元！这笔混賬，怎么算的，只有王倬自己知道。

为了还債，孙景云想尽办法去掙錢。王倬呢，却是处处找岔子，找机会迫害孙景云。有一回，孙景云和別人合伙去南山販牛。王倬却借故說孙景云想躲債，派狗腿子去把孙景云抓来，用鉄鏈綁起，毒打了一頓，还把景云跟人家合伙买的三头牛也牵来拴到地主的牲口棚里。景云家里人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变卖家产还債，买肉打酒，請客送禮才算完事。事情真的完了嗎？不！这年八月中秋节前一晚，王倬又伸出了魔爪。他家死了一头猪，狠心的地主又硬把这笔賬牵到了孙家，硬說是景云为螞蚱籠一事記下仇，让他弟弟景才把王家猪打死。王倬强迫景才賠，甚至还提出要披麻戴孝……結果呢，又敲去了孙家一大笔錢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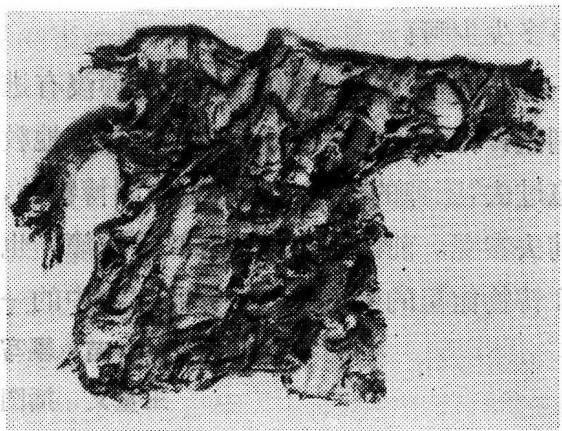
看！地主的心是多么狠毒！受过王倬欺压的农

民有多多少少呵！

一九四九年，陝西解放了，地主王倬沒有逃脫人民的制裁，得到了应有的下場。为了更好地教育人民不忘过去，王倬的住屋成了地主庄园博物館，經常有人前去參觀。前面照片里的那只螞蚱籠，也就是安放在博物館里的千百件地主罪証實物中的一件。

徐 鎮 幼 苗 編寫

王重義 插圖



百 岁 衣

上面这件蓝底白花的粗布小袄，已经有一百零四年的历史了。它先后传了五代人，十二个穷人穿过。它曾有两次当嫁衣，它的主人們穿着它去帮工、讨饭、跑反。在它的身上，到底挨了多少鞭子，被狗咬了多少牙印子，是无法计算的。它随着主人熬过旧社会苦难的岁月，它的经历是一部不平凡的血泪史。它是我国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的见证。

两次当嫁衣

提起这件小袄还得从清朝末年说起。一八六一年，在现在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个名叫徐老三的雇农，替地主做短工，一年苦到头，挣来的钱还养不活一家三口。女儿凤英十九岁时要出嫁了，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徐老三翻山越岭，砍了几天柴，卖了，买来点棉花，徐大媽連夜紡織，总算給女儿做了件陪嫁衣——棉背心。

凤英结婚后，还是没能逃脫地主阶级的这根罪恶鎖鏈。夫妻俩租种了地主的田，起五更睡半夜地忙，到头来田租杂稅一交，还是糊不住口，哪里还談得上做衣服呢？所以凤英对这件棉背心非常爱惜，生怕穿破了。每当她穿着这件衣服时，就想起父母悲惨的一生。

凤英四十七岁时，她的大女儿爱兰出嫁了。她拿出这件棉背心說：“娘没什么陪送你，就把这件小襜〔dā〕子拿去吧。記住，这是你外婆陪送我的嫁衣。”

爱兰的丈夫姓何，也是帮工出身。结婚第二天，她就随着丈夫到地主刘麻子家帮工。夫妻俩住在牛棚里，孩子一个一个地出世，怎么能养得起呢？爱兰把大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她没有把这件棉背心给女儿带走，家里还剩下的一女四男都是赤脚露腓[dīng]着呢。后来她就把这件棉背心接了两个袖子给二女儿穿。从这时起，“小褙子”才变成了小袄子。这件小袄子二女儿穿过给大儿子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最后轮到老四穿。一件袄子，穿了几十年，娘儿几个都穿过了。



階級友愛

一九三九年冬天，一連下了几天大雪。邻居王道胜家断粮又缺衣，一家老少五口人，苦恼地对着墙发愁，小孩子吵着要吃的。何家大哥知道了，把仅有的三升米分了一半給王家，还把这件破棉袄一起送了来。王家不肯收，何大哥硬塞下来。王道胜手捧小袄，再看看縮在大人怀里的三个孩子，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日本鬼子占了舒城，常常下乡杀人搶劫。王家大女儿玉貞就穿着这件破小袄跟着母亲跑反。这件小袄，白天伴随着主人奔走深山密林，晚上就帮助主人抵御寒风。

一天夜里土匪来搶，一脚把门踢开，拉过王道胜就打，追問东西放到哪里去了，穷人家哪有什么好东西呢？土匪們看见一件卷着的破小袄，以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用枪一挑，什么也沒有，就是一件鱼网一样的烂棉袄，土匪們气得一甩，罵了几句走了。

王道胜被土匪打残废了，王大媽只得带着孩子

去討飯。有一天，大兒子穿着這件破棉襖討到地主家門口，地主不給，院子里還牽出一條大黑狗，咬破孩子的腿，還撕破了爛棉襖，回到家後，母子抱着大哭一場。

一九四五年，王大媽生下了最後一個孩子——小林子。家中困難，只好從孩子身上脫下這件開了花的小襖把林子包起來，每年十冬臘月，林子就靠這件小襖過日子。



何、王二家解放后都翻了身。解放前，王大媽家六口人只一床破被，沒有帳子；四个孩子沒有一条棉褲，一年到头沒穿过鞋，哪里还談得上讀書呢！現在，王家穿的不用說，有四床被，三頂帳子，热水瓶、胶鞋样样齐全，还盖了两間新房。这件小袄已經烂得看不上眼了，但大媽总是比一件新袄子更珍貴地收藏着它。她說：“这是我們何、王两家的传家宝。”去年，大媽給林子做了件卡嘰布的小袄，穿上身时，大媽把儿子媳妇都叫到跟前，又拿出这件百岁衣，含着热泪对林子說：“你从小沒有衣服穿，用它包了一年多。別看它烂，救了不少人的命！你們現在穿了一件件新棉袄，可千万不能忘記过去啊！”

李文俊 张文标 王开玉 編写

王重义 胡祖清 插图